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4.014

唯物史观视域下个人历史作用论析

王向清,沈款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湘潭411105)

摘要:在唯物史观看来,个人既是历史的动力又是历史的产物。个人的实践活动是组成全部历史的基本单元,但历史只能是经过单个意志相互冲突与融合后的个人实践活动的集合以及这些集合所产生的结果。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并表现为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且随着人类智识的增长而不断增大。个人的作用存在差别:按贡献的大小可以分为普通的和杰出的;按性质而言可以分为促进的与阻缓的。在新时代背景下,个人应该努力奋斗,创造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促进历史的进步。

关键词:个人;历史;唯物史观;合力;制约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4-0105-09

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我们可以借用邓小平同志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杰出贡献来说明。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①还可以援引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对邓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来佐证:“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②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建立的无可替代的丰功伟绩,足以证明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表明研究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研究往往从群众史观出发,并将其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但已有研究成果对于组成群众最基本单元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探讨却略显单薄,这可能包含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文化传统习惯于将“人”代替“个人”进行表达;二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解有误(认为它们与个人

是格格不入的,使用“个人”概念必将导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随着马克思的手稿陆续被发现,以及诸多学者研究的深入,“个人”及其作用日益受到关注。

一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核心及其解决方式

如果对以往的历史哲学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所有历史哲学派别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透过恩格斯晚年的信件也可以看出,对个人在历史中作用的考察,始终是历史哲学研究中的首要问题。许多历史哲学家都将这一问题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并从不同角度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其实,这一问题的实质和核心正是“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来都没有忽略过这一问题。

(一) 西方历史哲学流派的观点

西方历史哲学学派大致可以分为实证的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三大类。在论证个人与历史关系问题之时,他们的核心观

收稿日期:2019-11-22

作者简介:王向清(1960—),男,湖南邵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②《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点也可以总结成三类。

其一,实证的历史哲学流派认为个人是历史发展的最杰出动力。此种观点认为,个人是历史发展中最重要又最独立的因素,因为他既是历史的出发点又是历史的归宿点。历史根本无法脱离个人的行动,一旦脱离便失去其存在之意义。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归根结底都是由个人创造出来的。作为个人而言,他既是历史事实的实施者,又是历史事实的负责人。对于已然发生的历史事实、现在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和将来可能产生的事变和结果,由且只能由他(个人)进行价值判断和做出行为选择。对此,英国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名言“历史是大人物的传”就是明证。他们把过去已经发生的、现在正在进行的一切国家的战事、细小的政策变化等等历史事件都归结于历史活动家这一类人,并由此形成他们的基本格言,将之当作一切历史事实的出发点。对于此种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将人完全还原到人类历史中的巨大功绩,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它过分地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错误。

其二,思辨的历史哲学流派核心观点认为个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持有这种观点的历史哲学家们主张个人在那个高级力量(如“绝对精神”)面前处于绝对的从属地位,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具体外在表现形式又是由这个高级力量决定和支配的。例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念,是在考察了若干年代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过程而形成的,同时它又反过来为这些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撑:个人是统治社会的有机体,这是人的生理分工的一部分,而个人的生性又决定了人的器官和技能的分工。个人自身便不再是其从事历史创造活动时的出发点,而是将历史创造活动作为满足其自身生活需要的先决条件。由此,个人便成了一个大的整体,成为了历史的过程。他们认为,个人只能被当成是已经决定了的组织内部里或多或少的、听话的、按部就班的代理人。个人虽然也有其动作、有其自身理解以及欲望和态度,但这些只能被理解为纯粹的外在表现形式。个人的意识对历史不能产

生任何作用;个人的主张,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中要么被融合,要么被抵消,到最后所剩下来的只能是集合的结果。

其三,分析的历史哲学派别认为个人有时是历史的动力,有时又是历史的产物。他们主张历史学的任务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找事件之间的规律性,而是描述和评估各个具有独自特征的事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历史既是客观因素的结果,也是主观因素的产物。他们为了调和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极端性的倾向,有时把个人看作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而有时又将个人看成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但是,这个表述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那就是过于简单和随意。

(二)唯物史观的见解

上述三种西方历史哲学流派的最核心观点在思维模式上都背离了历史主客体相统一的原则,机械地从“个人”与“历史”这一对立的范畴中去思考历史和历史认识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因此不可能上升到科学层面。正是认识到以往历史哲学中的不足,马克思力求在整体上、深层次上探寻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进程的内在规律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历史哲学。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将物质资料生产作为出发点和中轴作为连接“个人”和“历史”的中介,将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当成社会历史过程的基础,在历史主体的相互作用和对立统一中去寻求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都应有生命的现实活动的人,个人必须是处在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客观环境中,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创造属于自身的历史,并对整个历史进程施加影响。他们曾明确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也就是说,对于所有的历史创造活动而言,客观环境都应该纳入到纯粹的人类活动中去。只有人类活动直接施加作用的那些客体,才能成为历史的元素之一。只有人类在遵循并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础上,才能发挥出有效的价值,从而使历史进步从可能的领域过渡到现实的领域。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就环境本身而言,它并不是始终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时候它也会对社会发展起到阻碍作用。例如,就自然环境而言,诸如地震、洪灾、台风等,会对社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就社会环境而言,宗教裁判所将布鲁诺烧死在鲜花广场(因为布鲁诺认为宇宙无限、上帝不是唯一,触犯了宗教的权威)就是一个例子。所以,科学地考察历史运动,既需要将历史运动中的有利因素包含在内,也需要将不利因素加以考虑。另外,马克思还认为历史需要一个活的,并且能够具有具体行动能力的要素,作为运动发展的因子,以此来解释历史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唯一具备这些条件的要素,是客观环境中最为主动的因素。总之,无论环境有利与否,个人都是历史中唯一主动的和有觉悟的力量,在承认客观性的同时,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个人的发展也有赖于历史的进步。从生理的角度来看,人类平均寿命的增长是最直接的体现。由于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医疗水平的改善也为人的健康提供了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人类寿命的增长。从心理角度而言,人们的思想观念既来自于自身的实践活动,也来源于历史经验,且随着社会环境、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在总结个人发展的三个阶段时认为,个人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个人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个人之前的历史,取决于他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物质生活和交往方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明确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

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①也就是说,对于包括社会形态在内的客观环境,人们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人们只能从已有的社会条件出发进行历史创造,而这些已有的历史条件不是由他们本身创造出来的,是由他之前的各朝各代的人们所创造出来的。

由此可见,个人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个人”与“历史”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和个人,这与唯心主义孤立、片面、静止的看待历史是截然不同的。

二 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方式

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实践的观点,认为实践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他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历史领域,将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确定为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同时,他也认为历史的结果并不能由个人实践活动的结果所代表,它只能是这些实践活动产物的集合。

(一) 个人的实践活动是创造历史的基本单元

历史与人的活动紧密联系、不可分离,历史的创造离不开人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的开端以及人的本质的论述,揭示了个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的开端,个人的活动是创造历史的基本单元。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②也就是说,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为了满足其生存而开始的,而这样的生存就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然而,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17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有些历史学家却认为历史发展是由独立于人的其他特别的力量在起作用。他们总是从意识、观念、精神、超验事物等出发,或是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所谓客观主义方面出发,来说明历史的产生。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客观形态是由自己的活动以及由人的活动而形成的结果的集合——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积累起来的。马克思曾表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①换言之,人类现有的生产力是继承了前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同时形成人们在历史中的联系,这样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正是从这样的思路出发,马克思最终得出了人类历史是个体发展的历史,物质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的结论。

(二)“事”的多样性是形成合力的前提

在论证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人与历史之间的中间环节,即“事”的多样性。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岷山》的开篇一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便是这个环节的体现。具体而言,这里的“人事”,可以引申为广义上人所作之“事”及其结果,“古今”则展开为历史的变迁过程,如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便以把握历史衍化过程为指向。由“人事代谢”而论“古今往来”,无疑有见于“事”与“史”之间的关联^②。对于这些事实,需要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从中找出必然的内在联系,寻找出其内在的规律。按照杨国荣的观点,“事”可以划分为个体领域之事与类的领域之“事”,且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具体来说,个体领域之“事”是类的领域之“事”的基础,类的领域之“事”又是个体领域之“事”的背景,赋予个体领域以多样性。正是“事”的多样性使人的活动多种多样,而人做“事”的过程就是历史过程的展开。这些“事”的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劳动及其分工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此,这些“事”就是具体的现实生活的

表现。在马克思那里,他将历史的内容限定在人的感性活动之上:“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③这就是说,马克思将历史看成是个人的感性活动的连续表现,也就是个人世代相传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而在人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多样且连续的“事”,便构成了历史的漫长画卷。

(三)历史的结果是“合力”的体现

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人为了维持肉体的存在必须以自然界为对象进行劳动,以获取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因此,物质生产活动就成为了第一个意义上的历史活动。人们进行物质生产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产生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使用了“合力”这一概念来解释历史的创造。他认为,历史是由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和融合并遵循物理中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所产生出来的与人们期望的事物不尽相同的结果。历史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个人的行动,但个人的行动不能代表整个历史。个人行动在历史上的呈现,必然地表现为若干的个人行动的集合以及由这些集合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所考察的全部的历史生活,都是已经被历史事实所成就了的,已经确定好不可能再进行任何更改的结果。这些结果的数量无比庞大,并且表现出难以辨认的复杂性。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历史的结果出发,由结果去追溯原因,最后才去把握历史过程的整体性质。而这一过程就将历史的必要转换成自然的必要,也即是说,将个人的原因归于自然的客观力量方面。因为历史的必要总是强迫着那些处于第二个(自然的必要)一样的力量所获得的成果之前的个人成为其自发自觉的原因。孤立的个人,在面对群体和社会积蓄起来的力量或者说是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409页。

②杨国荣:《“事”与“史”》,《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若干个人集合的的综合和所积蓄起来的力量面前,显得十分微弱。并且在这种微弱之中,研究者们就将这些并不被他们所觉察出的个人的行动结果看成是不知道因为什么缘由所产生的命定的产物。这些产物或者被称之为“客观的进行”的产物,或者是万能的“绝对精神”的产物,或者十分简单地说是“历史必要”的产物。而此时不被作为研究对象的孤立的个人,就是以一般的个人的无能为其自身的无能,作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组成原子的无能。

如果我们持之以恒地从主观方面或仅仅只从个人的因素方向解析历史,就很自然地发现:历史的复杂性总是会带有一些个人的力量——个人的需要、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意志等等。在个体集合的形态下,个人的力量进行排列组合,产生出新的集体的社会力量,而这些社会力量的性质显然是由其组成的那些个体的性质决定的。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实际上是个人行动在空间内和时间内积蓄起来的结果,在我们已知的那些意识形态里,可以被当成是真正的客观的力量。当然,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只有在个人准备借助他们的条件下,才会继续发挥作用。所以,研究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必须要与其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同时,想要揭开“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这一谜底,就必须确立解开历史为何表现如此复杂的任务,从中甄别出纯客观的和主观的因子。只有如此,才能说明新的力量的作用:既能够代表个人的行动,又能够决定个人的行动。

综上,个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历史的基本单元,个人通过多种多样的“事”的创造,在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中相互激荡、交融与汇合,形成集体的社会力量。这种新的集合的力量——合力,推动着历史向前接续发展,并展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镜像。

三 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特征

个人是历史中唯一自觉而主动的因素,但并不代表其行动不受制约。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之中,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作为支撑。个人的历史作用表

现为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人们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其选择性和主动性,才能在历史发展中发挥其动力作用。

(一)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受社会条件的制约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一般化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①这段话表明,在阶级社会里,个人总是处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反映一定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并为其服务的。即使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个人也是存在于自由人所形成的联合体中的。因此,他们的历史作用也必将受到一定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即使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他们也是“时势”的产物,也必须依靠社会这个基础。那么,英雄人物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一问题,普列汉诺夫的回答非常具有借鉴意义。他认为有两点尤为需要注意:一是英雄人物往往是社会极其需要他们的时候才会出现在历史舞台,而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则是由特定的社会矛盾运动所决定的,反映出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任何英雄人物必然是顺应这种趋势出现的,如果没有这种趋势,那么这些英雄人物只能继续着原来他们的生产生活。二是只有有利于杰出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存在,才会有杰出人物的出现。对此,他以法国大革命中某些人的命运为例子以证明: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造就的拿破仑,那么他手下的那些元帅和将军就只能继续干他们的戏子、律师等等工作了。这说明任何杰出人物的出现并不仅仅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个人能力,也不决定于个人的偶然机遇,当然更谈不上神的旨意,它还需要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即社会条件。另外,我们还能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即社会条件能够给予个人才能发挥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202页。

程度多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有多大。

除此之外,整个社会的道德对于个人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虽然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历史毕竟是人们以自己的行动创造的,是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如果说历史存在被命运或者全为必然性所左右,将现存的一切都拘泥于自然的法则,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即是合理”的一般。那么,人们对于历史的选择、期待、判断、祈求乃至诅咒就显得毫无必要了。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每一次文明的进步都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结果,而新事物(如新的意识、新的生产工具)却都是从旧事物中孕育而来的。就连伟大的马克思,其思想理论也是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新思想战胜旧思想的过程必然充满艰辛。除了马克思一生,艰难困苦、饱经磨难外,还有其他许多为新的理念和信仰而奋斗的仁人志士。这些都说明了将道德的标准应用于历史现象是有实践的用处的,它能够对人的行为进行主观上的裁定。而道德的标准往往成为个人行动的重要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能够决定人类的整个生活方向。人们只有对于他认为是好的,才会有追求和奋斗的动力。因此,我们需要恰当地认识历史,不能在历史的消极处境中沉沦,也不能在历史的积极处境中亢奋。

总之,社会的正义与个人的幸福的理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社会的正义与个人的需求相一致,那些联合起来的个人符合历史发展的前进力量,能够完成或者可能完成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安适,个人将会主动而积极地要求进步,以图有更好的将来。而如果人们陷入宿命论的泥潭,社会的实际将永远与个人之期盼的幸福绝缘,那么历史将成为永恒的悲剧,痛苦的人类将成为悲哀地历史轮回的主角。此种条件之下,个人要么放弃其全部活动彻底恢复动物性的本能,要么决定以自己的牺牲来减少人类的痛苦。

(二)个人的历史作用表现为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

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的任何伟大人物的出现都表现出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一样,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也表现为偶然性与必然性

的辩证统一。既然英雄人物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必然出现的,那么这样的人物一旦出现,就一定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这也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如果历史的发展缺少了偶然性因素,那么世界的发展就如同地球总是围着太阳进行公转那样一成不变,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确定无疑地用同一原理来解释,未来的每一事件的进程都可以完美预测,人所具有的独特的主观能动性就将毫无用武之地。进而人的历史也就将如同白纸上的一道直线,毫无丰富多彩可言。

对于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做过许多阐释。比如,普列汉诺夫就通过考察历史发展的原因并结合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他将社会发展的原因区分为一般原因(生产力发展情形)、特殊原因(某个民族生产力发展进程所处的历史环境)、个别原因(社会活动家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性”的作用)三个方面。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三个原因都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起作用,一般原因与特殊原因结合在一起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总的趋势,个别原因则使历史事变表现出其特殊性。个别原因不能改变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影响了历史的那些个别原因已被别种个别原因所替代,那么这个历史无疑是会具有别一种外貌的。”^①这句话表明普列汉诺夫从社会发展原因的角度,肯定了个别原因这种偶然性极强的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他通过考察1740~1748年法国和奥地利的战争、“七年战争”时期俄奥联军与普鲁士军队的战争等具体历史事件,说明了个人的性格对历史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他也指出,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程度内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因素。也就是说,个人的这种偶然改变历史的行为,不可能超越社会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构成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认为,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不同的主体怀着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而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许多单个意志都融入到历史“合力”之中。而这种“合力”发生作用的

^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72页。

结果所体现出来的,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出来的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揭示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那些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意志的活动则更多地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他们使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千差万别、纷繁复杂的形态。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实现。

(三)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随着智识的进步而增大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的来源和动力在于社会实践,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的认识也将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后人总是在继承前人财富、智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种生理的继承和经验、知识的继承,使得历史整体上呈现出“今胜古”“新胜旧”的进化状态。这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镜像,也是辩证法的充分体现。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曾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①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的发展,人类智识不断增强,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人类智识进步的一个鲜明表现就是人对自然的驾驭能力不断增强。在社会发展中,能够被人类在自然界直接获取的物质资料消费日益减少,而人类的需求却在增加,面对这样的局面,人们只有通过科学的手段制造出人为的产物来代替。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活动才变得更加有意识,更加科学。换言之,那些盲目冲动的力量,慢慢地服从于人类日益增强的理性力量,并为人的需求而服务。例如,科学史上射线的发现,证明了人类理性得到革新性发展。在这一科学发现之前,人们只能观察到事物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在此之后,人们可以深入地观察到事物的内部结构。考察人类的科技史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大批的个人致力于同一科学的研究、同一工具的改善,同一理论的研讨,同一学科的完善,那么现代科学就不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随着人类智识的进步

而增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富兰克林(Franklin)对人的定义,即人是 a toolmaking animal,说明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他通过对作为人类劳动过程中的独有特征——制造工具的考察,得出随着人类智识的进步,生产工具不断更新改善,生产力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得到巨大创造,人们依靠特有的高级的脑子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从刀耕火种到现代化大农业,从纯人力到机器大工业,人类依靠智识的进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通过进一步地考察还可以发现,人们的发明和发现被运用到生产实际当中成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所花费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愈充分,知识愈增加,人们对自然界的反作用之手段也就愈增加。总之,人类在智识这个牢靠的基础上成为历史中主动而自觉的因素,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四)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有差别

人类个体无论是在生理条件还是智力情况上都存在差别。因此,要探究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就需要正视个人对历史进程的贡献存在差异,对其进行客观公正地分析。

1.按贡献而言,可分为杰出的和普通的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每一个人都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个人的行动对社会生活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某些人的行动对社会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绝大多数人的行动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微不足道,但也不能否认它的事实存在。但是,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②。也就是说,个人总是存在于各种集体之中,当个人以集体的形式出现时,他们将形成一种创造和决定历史的巨大力量。在人民群众这一范畴之内,普通的个人在其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3页。

以其自身的行动改造世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汇入到历史的进程中。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举了一个恰当又形象的例子来论述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一条大船在暴风雨中航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船长的权威。每一次历史巨变都会产生一些杰出人物,即所谓“时势造英雄”。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就是:“某一时期在某个民族那里存在的社会关系,决定着是否将某一方面为某一类强有力的个人开辟道路。任何一种社会关系方式都是某种完全合乎规律的东西,所以很明显,强有力的个人之出现于历史舞台上也有其规律性。”^①换言之,杰出人物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社会极其需要他们的时候,在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历史的舞台。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即所谓“英雄造时势”。这些杰出人物总是能够顺应历史趋势,反映历史规律,代表进步阶级及其利益,凭借领先普通个人的才能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找到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任务,用他领先于时代的卓越思想和行动,引领普通个人投入历史洪流,促进社会发展,推动历史进程。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②。这也就是说,杰出的个人虽然不能够改变历史的发展趋势,但能够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在历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2.按性质而言,可分为促进的与阻碍的

唯物史观认为,处于特定历史条件和地位的历史人物对历史的发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当这些历史人物顺应历史的发展,顺应人民的需要时,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而那些逆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而动,代表腐朽阶级的反动人物,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

个人只有在他的行动与其他有相当数量的个人和社会力量的行动相吻合,与那些具有和他同样的主张或相同的利益的另外的个人或集体相协作,并显示出同样意义的时候,才能成为历史上自动的和积极的动力。也就是说,个人的行动,只有

与历史发展方向相一致时,才具有历史的功效。个人的行动必须与历史的力量相适应,这个观点一方面决定了个人的行动在历史中的界限,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个人能够 and 应该成为历史发展的条件。只是他在做好投入到集体当中去的准备时,就必须适当放弃他那个人主义的光辉而尊贵的独立,在社会生活之中牺牲个人独立的影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凭借自己的觉悟和个人所加入的集体(政党、社团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他所赞同的政治纲领和各种社会方案,才具有积极的历史价值,个人才能保证他自身所进行的活动是有益的、是进步的。但显而易见,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经常给我们以提醒:个人在决定其历史行动中一般的或根本的趋势时,是有错误的可能的。他会对社会形态的生活性产生错误的认识,并将他自己的曲解误以为是持续生活的表现。例如,有人认为批判的精神必须要为盲目的信仰让步、有人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导致人类社会的倒退,等等。对于当代的普通个人而言,已经具备了发展得相当成熟的道德意识,习惯于用他自身的理性来衡量自身的行动,而人类的理性是决定自身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唯一因素。如果个人确信历史发展的趋势伤害到了人类的理性,践踏了人类的利益,并且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进步的 and 革新的希望,那么他就可以合理地站在反抗历史本身的位置,反对一切社会力量和历史力量。幸亏这种情况只是假设,自古而今还没有这样的历史的实际与人类理想之间冲突的悲剧发生。凯撒、林肯、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并没有证明人类理性被个人理性所支配,反而说明了个人的行动因顺应历史潮流而伟大。

毫无疑问,孔子、王阳明、毛泽东等历史人物的作用大于同时期的普通人物。但是,如果我们确信了英国历史学家“历史是大人物的传”时,就会陷入一个误区。这种观点只看到了杰出人物的作用,将他们的名字当成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的代名词,而将历史的力量显示在集体的行动中的普通个人的作用抛在一旁。而恰恰应该注意的

^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3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页。

是,普通个人以其庞大的量的基数,在当时的各种环境下发生行动,这个行动的结果可以是进步的,但也可以是反动的。如果普通个人在一个伟大的进步的社会思想指导之下组成集合体,那么他们就成了进步的阶级力量。只有在这样的场合中,才可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决定者。反之,如果这个庞大基数的群体力量被野心家、大罪人或者没有道德的人所利用,而这一类人又往往在军事上具有卓越才能时,那么这样的群体力量就将成为反动的可怕力量。如果那些领导者成为时代进步的先进意识的代表,那么在混乱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也会发挥出普通人所无可比

拟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社会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他们的历史作用将呈现出减少的状态。这时候,那些开化而觉悟的普通个人将在社会的其他方面,例如哲学、数学、艺术、技术等方面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而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以高级的社会理想武装无产阶级群众,使每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充分涌流,每个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时代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因此,在现今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应该在共产主义这一先进理念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从而促进历史的进步。

On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NG Xiang-qing & SHEN Ku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and the Research Center of Mao Zedo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gards that an individual is both the impetus as well as the product of history. Individual practice is the basic unit that constitutes the whole history, but the result of history can only be the collection of individual practice and its influence after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 will.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 is restricted by social conditions and manifested as the unity of contingency and necessity, and increases with the growth of human knowledge.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varies by the magnitude of his contribution, being distinguished and being ordinary. By nature,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ose tha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those that slow down the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an individual should create and enrich his or her ow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ving conditions through hard work so as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history.

Key words: individual;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sultant force; restriction

(责任校对 王菊英)